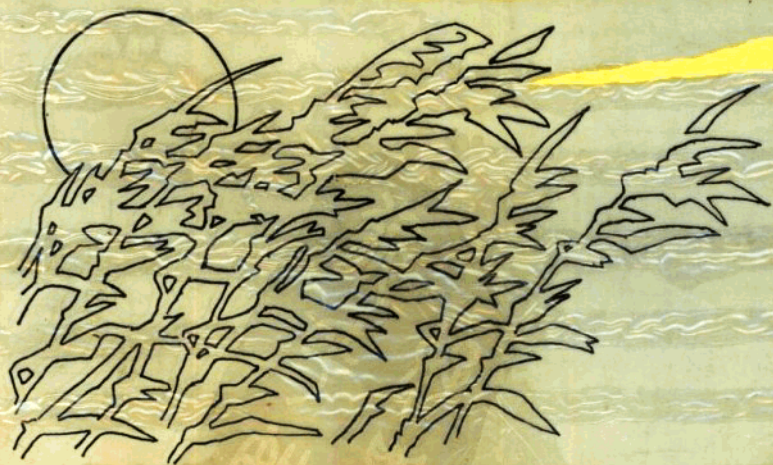


明天是清明

刘守镇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明天是清明



091083



石化 S087182B

鲁新登字第 3 号

明天是清明

刘守镇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 经九路胜利大街)

青岛黄海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4 印张 2 插页 314 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29—1099—7

I · 1004 定价 12.86 元

谨以此书

祭奠昨天，沉思今天，希冀明天！

刘守镇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子 时

(A— 1)

人若睡不着，尿便格外频。

况且，他老了。

许久以来——确切地说是近一年来，他便感到了自身许多部位都在酝酿着一些异样变化。这些异样变化从外表是看不大出来的，因而别人很难察觉到。唯有他自己体验得最真切。比方：四肢愈发地沉，胸口愈发地闷，痰块愈发地多，浑身上下的老伤也愈发地痛……顶顶糟糕的是竟连尿泡嘴儿也管不严了！说声想尿，常常来不及扒开裤子就他娘的滴巴开了……唉！这熊鸟毛病，真是丧门人，想求人给治治都张不开口。

可老赵说：张不开口也得张！这次光靠他给扎扎干针、拔拔火罐儿肯定是不顶事了，劝他还是及早去县医院瞧瞧大夫。他听了笑笑，也没往心上去。人到这把年纪，如同跑不准点的破钟一样，啥零件都免不了要老要损，横竖豁上个破裤裆去，山里呢又不缺柴草，把老土炕烧烙点，夜里脱下裤子放炕头上一烘，保准不误来日穿就是了。

尿泡子又隐隐地发起胀来。

老赵总管尿泡子叫膀胱，说书本上就那么叫的。老赵早

年在牧云观跟牧云老道读过几本医书，便至今也爱拿文捏字赶时兴。前天老赵还拿来一张报纸指着夹缝中那个叫“肾力宝”的广告，对他大讲了一通“膀胱经”。老赵说膀胱那玩艺跟林场用来拉水浇果树的大皮囊差不多。长在人肚里就为盛臊尿水用的。大皮囊要放水就拧开水龙头，要关闭就拧死水龙头。男人裆里那玩艺——也就是他所谓的“尿泡嘴儿”，其实就是膀胱的水龙头……

老赵解得挺切，他也听得很懂。可就是他那“水龙头”眼下失灵了，想开想关不由人了！

唉，这才叫黄鼠狼专拣病鸭子叼哩。其实他那“龙头”早在四十多年前就残了。当时伤口化了脓，溃烂后又肿胀，把走尿的道眼儿都给堵了。两天两夜尿不出尿，沤在肚里竟沤出了毒！从没听说的熊鸟毛病，那次可尝到了厉害！当时他就想：老子这条破命，扔路边小鬼都不拣。可这次难道真个大活人要叫尿憋死？

后来还是多亏马大姐查着医书上山采来草药才救了他一命。于是便有人咬着耳朵叮咛他：“你呀，这次可实在是光荣得不是地方！记着，千万可别对人讲！”当时他还弄不大懂，后来当明白了这一切时，虽不免遗憾，可细一想权当闹了个球的！无非一辈子不干那事儿。只要能尿得顺顺溜溜就比啥都强！那份子洋罪老子可真他娘的受够了！

谁知物极必反，四十多年后它却从另个极端找下了麻烦——尿，尿得太顺溜了也叫病！

这么胡思乱想着，便觉得尿泡子里的胀感又加剧了。他赶紧撩开被子，两脚忙不迭地伸到炕沿下摸鞋穿。

这是第几次下炕，他记不得了。总归今夜里比以往任何一夜都下得频。盛尿的乌罐儿就放在外屋门口杵着，脚熟得

很，过去闭上也摸得着。可今夜是怎么了？老磨蹭地方。手呢，也抖得有点怪，哆哆嗦嗦地总瞄不准罐口，沥沥拉拉地把尿洒得满地都是……

唉，老喽！真个他娘的老了个球的。他想。

其实，把这一切全归罪于一个“老”字也未必公道。连日来他是心中有事，情绪便躁躁的，于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心不在焉。以上次下炕为例，实际压根就不是想尿尿，而是睡不着，躺在炕上烙得脊梁痛。这次也是。当他披上破大衣忙不迭地摸到鞋穿上后，才觉得并非那么急不可待。用手压压小腹，胀感竟消逝得无影无踪。

看来，仍不过想寻引子下炕遛遛罢了。他想。

懒得点灯，便摸索着开了门闩。冷森森的寒气立马扑面而来。他打个寒颤，忙将两条赤裸的老瘦腿往紧处捋了捋。不知怎么的，近来那别别沓沓的伤处忒不经凉，稍见风寒，那半截“龙头”便抖抖瑟瑟地缩没了，要是恰在此时想撒尿，非要用手把它捋出来才行……唉，人怎么会一下子变得这般不中用了呢？当年的开山娃子是个啥成色呀？跟般大不小的儿时伙伴比赛童子功，他一尿杆子戳天五尺高，麻顶上那只大蜻蜓像被高射炮击中的直升飞机，一家伙栽下来！玩尿鞭打蛤蟆，更精彩！噔噔噔三“鞭子”落地三个坑！谁他娘的让蛤蟆蹦起来就算他白长了那玩艺儿！还要罚他像丫片子那样去蹲着尿水……如今可倒好，两手运劲儿攥着那家伙，还他娘的淋鞋湿脚的……

又一阵冷森森的寒气涌进屋里。他把破大衣的两片大襟叠起来，两手油着裹了裹紧，这才将头探出去望天。

正是子夜时分，没云，没月，也没风。黑漆漆的天地间好个冷清。周四围遭儿，亘古默然着的那一圈儿大山，正以

它重重叠叠的阴影无言地渲染着夜的寂寥和威严。大山们睡得沉了。松林柞鼠们睡得沉了。连最爱夜间觅食的狐獾一类小动物，此刻大约也都安寝了。唯有接近老鹳顶的那颗九齿星（他给起的名）；还固执地嵌在原来的位置上朝他注来一束束深情的目光。

他向来认为那是故友们的眼睛。二十多个春秋了，它一直对他那么专注，那么亲切，那么一往情深。至于何年何月产生的这个美妙联想他已记不得了，只记得自产生了这美妙的联想后，他便再也离不开它了。偶尔天阴或下雨，他便感到夜晚分外地孤独和漫长。

突然，他眼睛被一道弧光灼烈地刺痛了一下。那是一道贼亮贼亮的、类似电工用电焊枪打出来的那种弧光。弧光消逝了许久，他仍感到眼前一片恍惚，蓦地，他心抖了一下：毁了毁了！保准是那颗九齿星毁了？！他赶忙揉揉眼朝老鹳方向寻去——果然就不见了那星！再揉，再寻，仍是不见！于他便感到自己的五脏仿佛一下子坠空了。

那星，他是太熟悉了。二十好几个春秋寒暑，他差不多每个夜晚都同它打几次照面，尤其是傍睡之前，如同外国人睡前互道晚安一样，不那么的便睡不沉似的。在闷热的夏夜里，有时他（它）们甚至会彻夜地互相睇望着，无言交流着：烦了躁了跟它讲，憋了闷了朝它诉，以至连对老赵都不便启齿的隐私也不瞒它。他觉得那决不是一颗普通的星，而是上苍指示给他的一个神秘符号。有时，他把它想象成于司令，有时又把它想象成独眼老营长，但大多时候他宁肯一厢情愿地把它想象成马大姐。瞧那明亮柔和的齿光，跟马大姐专注看人时那脉脉深情的眼睛简直是一模一样！可他们却说看不真，说他的眼睛撒谎！老赵和麻场长这么说他不怪，因为没

准是他们的眼睛在撒谎哪！可阮良和小凤也这样说，他便恼了：别看俺杜开山一只耳朵不中用了，可眼睛还灵着哪，真真切切的九道齿光怎么会有错？看得久了，那九道齿光还会熠熠地眨动，分明就是马大姐那两排好看的眼睫毛在一眨一动的……可如今说它有啥用？它殁了，眨眼工夫就殁了。

记得小时候听瞎先生唱古书，有句词儿叫“于西北乾方坠将星”，那么九齿星是主哪个的？云军长和于司令？不可能。老营长或鞠支队长？也不可能，因为他们早都是黄泉路上的人了。那么是谁？难道是主自己的？呸，想你个美！世间人丁有贵有贱，天上星宿有尊有卑，天闼地方尊卑有序，这规矩是自古不会乱套的。自己算个球？能摊上这么一颗星？

可它为啥不早不晚单在他一开门时就坠下了呢？还有今夜里自己怎么老是想下炕看天呢？冥冥中仿佛有只小手在拽着他似的。难道是那个如今当了将军的老伙计突然辞世而去了？宁娃子不是说连当年那个磕巴子二排长，离休前都当上了大校师长，更甭说别人。可他是谁？跟将军挨边的当年老首长还有谁？云游军长是组织天山暴动的第一任特委书记，可他在拉起天山起义队伍后不久，就在西撤途中牺牲了。队伍扩编后，于跃水继任司令，可于司令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整死了。马校长呢，队伍改编后任政委，前年刚从部长位上退下来当了顾问，身体棒着哪，不会是他。再就是后来当了军区政委的鞠支队长，不过听说他因跟林彪狗扯连环地不清楚，早在十年前就畏罪跳楼了。还有谁？哦，对了，还有一个人据说后来真抖起来了，居然把官儿当得比于司令都大！他姓陶，当年是马校长手下的国语先生，后来当了于（跃水）马（克俭）纵队的参谋长。当年，云军长以帐房先生的身份落脚马家密谋天山暴动时，陶先生和于司令都是马

家常客。那时他杜开山喂马家的小马倌，他们一去，马校长便吩咐他在门口瞭哨。临走时，陶先生总是亲昵地拍他一下脑袋，拍得他心里怪舒服的。陶先生手巧，写一手好仿宋。队伍上的公文材料都是他起草、誊写，刻板印刷。瑞呢，更行，讲起话来常常是名词儿摆着名词儿。他给队伍做战斗动员最来劲儿，马大姐就顶服他。还有老赵，至今提起陶先生还“库库”地嗤着瞎鼻子夸不绝口，说他有能耐，说他人缘好，说他棋术高……可他杜开山嘴上不吱声，心里呢偏偏顶不服他陶先生。

当然这纯属个人隐私。四十多年来除对九齿星外，他还从未对任何人提及此事。他知道马大姐喜欢陶先生。但也许因此，他对陶先生更有恶感。无论如何你姓陶的是有家室妻小的人，还在队伍上拈花惹草的，算哪门子共产党？马大姐也糊涂，让他给迷得神魂颠倒，要不牺牲，没准儿她真个要嫁给他姓陶的做填房了！

这么一想，他就断定了那星与陶先生绝无关联。他才不相信陶先生会用那么深情的目光与自己默默对望了二十几年呢！

要不就是徐胡子。那家伙人小鬼大，原来跟自己一样都在老八营当连长。那时营里有了硬仗恶仗，独眼老营长总是第一个想到他杜开山。可有了动心计的差使，又总第一个想到徐胡子。人家才不像他活得这么埋汰，一样犯了纪律，他挨死批，可人家三玩两转地没准儿还能赚一顿表扬！这年月就这号人吃得开！别说，没准儿如今他老兄真格的当上将军了个球的！唉，老伙计，原来这二十几年夜夜陪自己消磨孤独的竟是你呀？可如今你也去了，匆匆地打个招呼便去了……

他并不迷信，只不过近来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在纠缠着

他。夜里做梦，总爱与死去多年的老战友们厮混在一块，本来有许多人早已记不准模样，甚至好几次他强迫自己躺在炕上“专题怀旧”——用独眼老营长的“口头禅”讲，那就是“下坚决”要把那一个个沉没在记忆中的影子打捞上来！可结果呢，搜索遍记忆底片的每个边角寻觅，得到的仍不过是些影影绰绰的印象。像燕燕小人书上讲的猴子捞月亮一样，恍惚间还看得清亮，一捞，反倒全成了碎渣渣儿。

“那有啥解不透的？库库，”老赵咂着瞎鼻子对他说，“你那脑壳不是叫炮弹皮给打漏了气么？漏了气的脑壳跟撒了气的皮球一样库库，盛不住事儿！”

他拍拍自己脑壳上的“天窗”笑了。

他信。老赵的话他百分之百地信。漏了气的脑壳跟燕燕的那个被棘子扎破了的皮球的确是没啥两样。

可近日来怪了，与他梦中聚首的老战友们个个如昨日一般鲜活。他与他们说啊笑啊打啊闹啊，一如既往。诉不尽的衷肠道不完的亲热，直至醒来老半天仍痴迷于梦中幻觉，怎么也驱不走那一个个鲜活的影子。他去林场食堂打饭，“影子”们便跟他到林场食堂；他去纪念馆找小凤，“影子”们便随他到纪念馆办公室。倒不是不想多陪陪“他们”，可他还那么多事情要做呀！于是他只好把那些“影子”们集合起来带到烈士陵园中，先喊稍息立正向右看齐，然后一二三报数，然后喊一声“解散”，然后就看着他们各就各位地拱进自己的坟堆里去。

说起来怕谁也不会相信，可这全是他亲身所为、亲眼所见的啊！

“真是活见鬼了！”他对自己说。

听人讲，人到了这步数，便是离那日子近了。寿限到期

了，阎王老倌下诏了，故友们是专为他踩道儿来的。来得次数多了，便踩出了一条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熟路，然后呢，定于某日某时，就要来领他上路了。

上路就上路，他不怵这个。死于他来说算个球！自打跟马大姐投奔到了于司令的队伍那天起，他就把肩上那吃饭的家伙当成了身外之物。当年他是出了名的不要命连长，每次战斗总是带头往枪子稠的地方冲。也该他命壮，枪子儿对他蛮仗义：老鹳怀伏击战，他差不多包圆了敌人一梭子，可事后看全是蹭皮破肉伤，没一颗子儿跟他较真儿。偷袭风台由鬼子中心岗楼那次，因情报不准，战斗失利，日本军曹的刺刀吱一下扎进他腓帮子半尺深，可那肥嘟嘟的全是肉，半月不过就长好了。柳树铺战役，一颗汤姆枪子钻进了他的胯裆，把大腿根伤了不说，还捎带着把那传宗接代的玩艺儿齐齐叨去半截儿，再偏上一点可能就没命了。最悬的是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那年，一块炮弹皮呼啸着飞来，就在他欠身推开了想来掩护他的通讯员宁娃子时，弹皮从他头顶上连皮带骨揭下了一块！彻底苏醒之后，他人已在荣军医院住了十几天。命是保住了，可头顶上那块鸡蛋大小的窟窿还大敞着，用蘸了药的棉纱团塞了一年零三个月，直到全国解放后，于司令从省城请来名医为他做了皮肤移植手术，这才蒙住了头上的那个“洞天”。但那“洞天”却再也长不出毛发，移植来的头皮像玻璃纸一样薄得透影儿，看上去恰似一孔钉了塑料薄膜的“天窗”。

可是，他又一次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还图个啥？比比埋在陵园里的老伙计们，我他娘的多活这几十年也是白赚的！”

至今，每当有人劝他趁老首长还有健在者，及早去补办

一张甲级特等残废证书时，他便固执地这样回答。他并非不知人们背后是怎样议论他，但却固执地偏偏不改初衷。在他看来，别人理解不理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理解自己。真的，四十多年前的那个风雪之夜，当他窘里懵懂地被马大姐拽上马背星夜出走去投奔于司令时，压根就没想过打了天下之后个人如何如何。如今呢，虽说他人已如一架跑散了架的破钟，说不准啥时便会咯噔一下停了摆，可回头看看自己，也算是问心无愧了。这还不够么？至于社会上那些个曾让他“天窗”凸凸乱跳过的熊鸟事儿，权当自己眼睛瞎了，耳聋了，没瞧见，也没听见！

连日来，独眼老营长倒是对他盘查得很紧。他吊着那张被日本马刀砍重的肩膀，仍如当年那副训人的姿势，汹汹地吼着要他如实报告。当然，他也不枉在人世多活这几十年，毕竟还学乖了些，便拿当年徐胡子的软招儿去敷衍他。老营长气疯了，那只被刺刀戳脏了的眼球都快暴凸出了眼眶。他点名要他讲如今在省里当啥主任的一排长，是如何支持儿子官倒，个人大发横财的；还要他如实报告当年的三连长在身居高位后是如何跟亲生儿子共同鬼混一个香港女人的；就连当年的小通讯员宁娃子老营长也不放过。他说这次是奉于司令之命，专程前来调查队伍中那些败类丑闻的，查明后该禁闭的“下坚决”禁闭，该枪毙的“下坚决”枪毙！

可他就是不讲。

一排长的事他是听马岩讲的。马岩在乡工办当主任，这几年打着他老爹的旗号进京下卫地为天山办了不少事。有次他去省里，找到了当年曾给马克俭当过警卫员的一排长，说亲眼见他支持儿媳官倒。马岩脾气犟，对那些熊鸟事向来看不惯，说起来就难免夸大事实，所以不能当真。

至于三连长的事，他还是从一个陌生的扫墓人那儿听来的。那位陌生的扫墓人，是个他至今也说不清来历的老军人。老军人已连续好多年坚持到天山烈士陵园扫墓，只是行踪蹊跷，每年差不多总是离清明节前一天来。头次来天山是在四人帮垮台后第二年，坐一辆簇新的小整盖子车，还有两个大兵陪着，以后几年就只有一个兵和一个半老女人陪着，再以后便只剩下那个半老女人。

老军人很少说话，既不带香纸花圈，也不惊动地方政府，来了便径直去陵园，沿墓间甬路一排排走，一丘丘看，偶尔在那丘坟前默立片刻，身便挺得笔直，头便垂得很低。走完一遍后就由陪来的人半扶半搀地把他弄回车里，几乎年年如是。

那年清明节前一天，杜开山请林场技术员阮良帮忙修剪陵园中的冬青，无意中听说了三连长的事。记得当时那陌生老军人是站在于司令的假坟前对陪来的人讲的那番话的。大意是：伍少华原是由于司令的警卫员，后来于司令发现他是个将才就派他去领兵打仗，上手就把八营三连交给了他。事实证明于司令没看错人，三连长的确很会带兵打仗，所以军职擢升很快，解放后首次实行军衔制他便佩上了少将军衔，比于司令仅差一阶。后来因生活腐化被降职处分并转到了地方。改革开放后，他又被重新起用，并且平步青云地当上了一个沿海六省分管外贸的副省长，权大得很。可惜他恶习难改，竟同亲生儿子共同鬼混一个女港商。为此一夜赔掉国家十八万元的设备索赔款。说到这那老军人还信口背了一首打油诗：

爹一半，儿一半，
爷俩好说两均摊，

只怪进口窑姐贵
一夜消魂十八万！

之后，阮良把打油诗解释给他杜开山听，他沉了脸，半天没吭气。他信。三连长的能耐跟色性一样大，在这方面三连长跟老赵的大师兄廖云童一个熊鸟样！听说他头次受处分就是因为弄大了保姆和他亲生女儿的肚子！

可这陌生的老军人是谁？他对天山起义的人和事怎么知道得那么详细？

来年的这天，杜开山有意等在陵园。当陌生老军人默默从马大姐坟前走过来时，他拦住了，希望老军人能把去年那个话题说说清楚。然而当对方转身面对了他时，他吃了一惊：仅一年之隔，对方几乎变了一个人。老军人苍老了许多，也陌生了许多，人瘦了一圈，头发也快秃光了。老军人张了张凹陷而空洞的嘴巴，仿佛问他刚才说了些什么。这时相陪而来的那个半老女人说，老头子刚拔了牙，还没镶上，不能说话。

又一个来年的这天，他们再次在马大姐坟前“不期而遇”。他发现那老军人已老迈得木木讷讷，牙倒是镶上了，但对于那件事，竟摇着头说一点也记不起他是否讲过。于是那半老女人又说，老头子近来脑子坏了，正在服药，无法与人交谈。

这便使他恍惚间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有关三连长的事压根就是他梦幻出来的一个荒唐故事。大半是出于对自己那漏了气的脑袋的不信任，小半是出于有意去搪塞老营长。所以面对独眼老营长的再次严厉盘查，他便拍着头上那孔“天窗”说：

“你就别再问了，老营长，那事儿啊，没准儿又是俺老

杜的脑子坏了呢。”

还真把独眼老营长给蒙住了。

至于宁娃子——他坦然地对老营长说，虽说他就在本县当县长，可与他接上联系才几个月，知不了多少。据麻书记说宁娃子在全县威信还蛮高。要说错处当然也有，人非圣贤不是？听说去秋他明知自己快退位了，还借口去考察一个根本不可能上马的工业项目而到美国遛了一趟洋，为此花掉国家一笔数目不少的冤枉钱。可话又说回来，谁敢说出国考察一趟就能办成一个工厂？眼下时兴这，凡跟外国沾边的谁不寻引子出去开开洋荤？听说县里有些小厂长都遛好几回了！就连天山林场的金子林不也要去考察日本的松毛虫么？至于那些吃吃喝喝请请送送的小事儿就更不值一提了，眼下叫谁干这县长也免不了这样！

可这也不能对老营长讲。一顿吃喝几百块，够当年老八营发半年饷了！老营长那熊鸟脾气一上来，才不管你有啥理啥由呢！他心上容不下一丁点齷齪，惹恼了他可真要掏枪毙人的！他对自己队伍中的败类的憎恨向来超过战场上朝他正而开枪的敌人。当年枪毙偷将国民党军官的金戒指又强奸房东大嫂的吴二猫，就是他亲手决的刑，叭叭叭三枪从一个弹孔过，手指甲儿都不兴抖一下！刑毕还踢着吴二猫的尸体训话说：“咱革命队伍就是要铁的纪律，谁犯了也要下坚决执行！老八营为啥能打胜仗，还不是靠百姓们真心拥护？跟国民党一样祸害百姓，打你个球胜仗去……”

可眼下怎么说也不比当年了，风坏了，气坏了，打个喷嚏都传染。你没见活着的大能人，一个个走马灯似地上台台下台，可谁都拿它没良方儿？更甭说你一个听不得鸡叫的小营长了。不讲，不讲，即使将来到了那个世界去也不讲。讲了大

伙都寒心，闹不好呢，兴许还会有人觉得自己死得不值！那又何苦？对，不讲就不讲！非讲不可呢，就讲点喜庆事儿。毕竟新社会，大伙都有饱饭吃了；毕竟新中国了，哪国的鬼子也不敢再堵门子欺负咱中国人了……

这么想着，他不由冲漠漠夜空笑了。心想：还是大活人呢，就把后事想得那么周全，仿佛立马就要去见老营长似的。其实眼下他是这世界上最最死不起的一个，还有多少重要事情等他去做啊！头一桩是为陵园西北角的崖口，那地方去年就被山洪冲塌了。老营长的坟屁股正冲着那豁口，若不抢在入伏前修好，夏季山水一到，非把老营长的阴宅冲走不可。另一桩是陵园中的石阶大都挪了位，翘得厉害，不小心踩翻了非砸伤人不可。马大姐几次托梦催他整理一下，可金子林就不拿当回事。急了眼他去找乡里，乡里又推给县里。那次他壮壮胆子闯进了县长办公室，没想到端坐在里面的竟是他当年的小通讯员宁娃子。相认后，宁娃子高兴得直抹眼泪儿，留他吃了饭，喝了酒。末了，一个电话摇到天山林场。金子林当时答应得千好万好，可就是不顶真儿办。一拖半年过去了，前几天他又去找，金子林却变了脸，说宁县长要退位了，他的话不能当话听了；还说上面有指示要成立县文物管理所，天山起义纪念馆和烈士陵园都要收归县管了，林场从此不再白养这个革命的“爹”了。

他急得又去县里找宁娃子。可宁娃子去了省里。听说他为儿子的事去托关系走后门了。有人指路给他，说这事该文化局管，于是他又去找县文化局。戴一副深度眼镜的文化局长老温，眨着一双被眼屎粘得似乎永远也睁不大开的眼睛对他说：“瞧我们这个清水衙门，因为物价上涨，那点办公费快连瓶墨水也买不起了。成立文物所又有什么用？咱家有秀